

眾
醉
蜀
醒

程瞻廬著

上集

林通署眉



序

吾友程子瞻廬。今之淳于東方也。其所爲文。多突梯滑稽之作。雖一極平凡事。而得君靈筆爲之抒寫。便覺詼諧入妙。讀者每笑極。至於淚泚。殆與銀幕上之卓別靈羅克同其神化焉。君亦長於小說家言。所著茶寮小史。新舊家庭諸書。膾炙人口久矣。予既承乏申報。自由談輯事。卽以說部屬君。不旬日。君以衆醉獨醒來。其描寫家庭瑣事。社會怪狀。歷歷如繪。排日付刊。深爲讀者所喜。故法蘭西文豪法朗斯氏嘗論毛柏桑說部曰。毛柏桑者。一描繪世故人情之大畫家也。惟其描繪也。不以丹青而以文字。畫家筆端所不能達者。彼能曲曲達之焉。每有所作。無不窮形盡相。如手明鏡。獨立天表。而世間萬事。人生七情。乃一一入其鏡中。無有遁者。彼則運其妙筆。一一抒寫之。如畫家之寫生也。予於程子之衆醉獨醒亦云。全書陳義甚高。著眼於衆醉獨醒四字。一唱三歎之餘。時復雜以諧語。博人笑噱。而弦外之音。自可玩味得之。嗟夫。舉世夢夢。衆人皆醉。安得以程子之衆醉獨醒。遍示之。而發其深省哉。

甲子季秋吳門周瘦鵠識於紫羅蘭盦。

序

士君子不得志於時。目擊社會污濁。人心鬼蜮。心有所感。不能自己。則退而著書。卽爲稗官家言。雖小道亦有可觀。寓莊於諧。卽小見大。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是也。吳下程瞻廬先生。著作等身。說林前輩。其治小說。善描摹社會心理。闡幽發秘。摘奸索隱。所言皆切合時弊。狀物惟肖。吾星社同志。無不爲之傾倒。晤談之餘。每發雋言。使人解頤。殆東方淳于之流亞歟。海內小說家以社會小說著名者。前惟李涵秋氏。今涵秋已歸道山。所著新廣陵潮。鏡中人影。皆殘缺未完。而瞻廬皆續成之。平添藝林佳話。蓋非瞻廬亦無此妙筆以繼之也。所作又有衆醉獨醒長篇。曾刊申報。今將印單行本。索序於余。余不敏。學步邯鄲。望塵莫及。雖未窺此書全豹。而顧名思義。則著者之苦心。灼然可見也。噫。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安得不當頭一棒。以打破夫沈沈醉夢耶。然而醒者獨而醉者衆。一棒之效果。足以起醉者而使之醒與否。是當卜之於瞻廬之筆矣。

甲子新秋吳門顧明道序於石破天驚室

序

如是我聞。姑妄言之。言之者無罪也。罪在衆生。衆生擾擾。魔高萬丈。五濁世界。遂成鉅觀。則有具慧眼者出。運廣長舌。譎諫說法。舉一切貪瞋愛癡。幻相夢痕。信手拈來。衍爲談資。俾衆生豁然。自拔於浩劫。雖爲小試。狡獪實有無量功德。又何罪之足議。社友程瞻廬先生。秉此宏願。大展法力。洋洋萬言。寓諸說部。妙緒環生。尤徵匠心。不慧有緣先覩。懽喜讚嘆。良不可支。兼承先生貽書。委製題辭。卻之勿恭。謹綴數語。若曰佛頭著糞。則我豈敢。

甲子中秋鹿城陳蓮痕序

自序

吾憫夫社會之沈沈焉醉也。思有以起而醒之。於是乎有衆醉獨醒之作。憂黃河之濁而欲以澄清之。吾知其無效。憫社會之醉而欲以小說醒之。吾又安卜其有效耶。有效無效不可知。而吾猶連楮累幅。絮絮數十萬言。而弗止者。蓋深望夫醉人讀之。向之沈沈焉醉者。今則蘧蘧然醒耳。或曰。醉人讀子文。幸而不醒。醒則仇子必深。余詢其故。客曰。子不見陽里華子之事乎。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取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家人以爲憂。謁史而下。弗吉。謁巫而禱。弗止。謁醫而攻。弗已。魯儒生聞而憫之。施祕術爲卻其疴。華子之疾除。迺操戈以逐儒生。人曰。儒生起汝疴。何仇之深也。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悟數十年來。哀樂好惡。擾擾焉萬緒起矣。哀樂好惡之亂吾心也。如此欲須臾忘得乎。今社會之病。醉猶陽里華子之病。忘也。彼方以醉爲樂。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子迺起而醒之。吾恐操戈以逐子。將爲魯儒生之續也。幸而不醒。醒則寧汝福耶。余聞客語。喏焉良久。抵几而歎曰。嘻。夫復何言。

甲子仲秋吳門程瞻廬序於望雲居

題詞

題衆醉獨醒

蔣吟秋

文章妙手本天成。藝苑蜚英早有聲。閱盡滄桑經世變。冰心一片玉壺清。
淋漓椽筆寫炎涼。閉戶成書歲月長。嬉笑有時兼怒罵。一經落紙卽文章。
不須社酒爲治驥。(成句)全仗良言苦口功。頑石於今頭也點。應知說法有生公。

又

石征鴻

自由雜誌社將以程君瞻廬之衆醉獨醒說部付梓。要僕一言爲貂之續。僕於
斯集未窺全豹。然於程君著作。心折已久。率題二十八字。未免佛頭着糞矣。
清才不愧建安骨。妙筆能添頰上毫。不肯醉鄉同一醉。一燈風雨續離騷。

又

丹徒謝介子

(風蝶令)

屈宋流風遠。吳(道子)羅(兩峯)畫鬼佳。淋漓筆底儘搜拏。何止娛情佐酒。興能
加。白玉珍含璞。黃金惜混沙。柔思聊展一些些。最記風前綽約女兒花。

小社會

衆醉獨醒目錄

上集

第一回

關東家自有捏門訣

酸西席聊充醒酒湯

第二回

大宗師趾高氣傲

小狗子手敏心靈

第三回

曹墨亭欄杆充數

伍青巖廉價投標

第四回

賣冬菜風淒雨苦

度春宵酒綠燈紅

第五回

冤夫君天涯地角

認姊妹人面獸心

第六回

激衆怒信口開河

抱奇冤走頭無路

第七回

訪舊友試嘗碧螺茗

聞妙香靜證木犀禪

第八回

拜金錢幼童屈膝

送壽聯妙語解頤

第九回

壽母墜樓遭劫運

師爺坐轎發威風

第十回

屏門後丫頭評學究

氍毹上夫子拜門生

第十一回

講字母學究起怒容

點菜單聖人勸食指

第十二回

辦新村消除毒藥水

赴車站邂逅酸醋瓶

第十三回

重色彩文人結習

悔鹵莽道士通疏

第十四回

跑街坊兩脚鬪雞

走門路一心拍馬

第十五回

咬耳朵娓娓不休

嚼舌頭津津有味

第十六回

管閒事先生通內線

進良言游子寄家書

第十七回

誤青春抱無夫主義

坐藍輿誇中將家風

第十八回

女公子姓名魁多士

老秀才著述冀千秋

第十九回

鴛鴦麵名目繁多

龍蝦精形容畢肖

第二十回

誇妙解發明寶訓

設神位崇拜先師

第二十一回

絕苞苴侃侃發正言

借鞋襪申申捱毒罵

第二十二回

進茶寮誇談幸福

設筵席強訂婚姻

社會小說 衆醉獨醒

程瞻廬著

第一回 闊東家自有捏門訣 酸西席聊充醒酒湯

歐戰告終時局大變。驀地裏跳出一位大神大聖的勞働先生。生龍活虎般的在那社會裏面出頭露角起來。這是階級制度的反響。剝復盈虧算不得甚麼意外奇變。但是資本家聽了。恰似青天裏降下霹靂。只落得三魂去一魄。少雙其實破除階級。不是絕對做不到的事。只要勞働界有正當的要求。資本家有自覺的能力。貧富階級或者不至相懸過甚。無奈資本家只知盤剝重利。甚麼事都不理會。那些勞働先生掛着大神大聖的幌子。一呼百應。漸漸的伸出頭來。瓦片也有翻身日。困龍也有上天時。只苦了許多居移氣。養移體的資本家。從雲端裏倒翻下來。沒頭沒面的埋葬在萬丈深潭。列位這不是編書的撒謊。但看俄京彼得格勒的騷亂情形。便是守財奴的絕大教訓。俄京入了過激黨的掌握。街頭巷尾都豎立着木牌告示。說道：『各處中產階級的家財。不論何人都可佔領。』這般的告示。一經傳布。那些有腿沒褲子的窮朋極友。立時交了好運。個個磨拳擦掌。實行那鵠巢鳩佔的一句話。富人的良田華屋。錦衣玉食。都讓給貧民去享用。卻把貧民流不完揮不盡的涕淚。一古腦兒都潑了富人算個交換贈品。（可謂特別贈品）向來小說家描寫苦社會的生活狀況。常把貧民淚苦工淚當做題目。現在倘把俄都真相寫入。說部卻要變換題目。喚做富翁淚。財奴淚了。似這般蒼黃反覆的時局。真所謂

千載難逢古今少有。但是這情形做那富人的當頭棒喝。卻也可以喚醒痴愚。驚回迷夢。可惜吾書中所說的富人。依然痴愚。依然迷夢。竟沒有覺悟。(歸到本文)他坐在一間辦事室內。靠着書案。書案上面高高的疊着許多冊子。這些冊子。非經非史。不子不集。藏書樓所不備。四庫全書所不收。卻原來是種種色色的帳簿。這富翁年紀在四十左右。撒着幾絡短髭。生得腦滿腸肥。豐頤廣耳。栲栳般的椅子。滿滿的載着他的身軀。不留絲毫隙縫。身上的衣服。卻黝黯無光。馬褂袖口。擦破了一大塊裏面的絲綿。都迸露出來。這富翁生平不喜穿着常說「衣服與貧富無關。富人穿得破了。宛似敗絮。裹着元寶。掩不住金銀氣。貧人穿得好了。宛似炭簍。披着錦繡。遮不住寒乞相。」這幾句話。被那門客們聽了。當着面讚聲如雷。都說至理名言。頗撲不破。背着面卻恨得牙痒痒。地說他肆口輕薄。狗嘴不出象牙。(人前人後。論調不同)閒話剪斷。歸入正文。且說在那書案旁邊。打橫坐的。正是富翁所說的錦繡炭簍。這人約莫三旬年紀。渾身衣服。簇簇生新。卻生得深眶高顴。黃瘦面皮。好好一隻寬大椅子。他只坐了。一小塊。同那半腳踏車的模樣相似。只因富翁在座。便覺得自己的四體百骸。都不由自己做主。說一句話。兩肩答得丫丫似的。答一句話。起碼要連說六七個是字。這人不是別人。卻是富翁家裏的書記。面前擺着六七封書信。拆一封。念一封。念畢。仰面看着富翁。專等他發號施令。富翁可。可否。這書記口裏一疊聲的說。是。手裏便把富翁的意旨。一一錄在袖珍冊上。以便按件作移。拆到最後一封。卻是布廠裏的經理報告。「廠裏女工。要求酌加薪資。」書信沒有念完。富翁早連連道着吓字。原來這個吓字。卻是重唇音。口裏吓吓吓。吓下。嘴唇須得拼命亂碰。早有幾點唾沫。隨着吓字。直飛到書記先生面上。這書記趁富翁不注意的當兒。暗暗把

靴口抹了一抹（比着唾面自乾，稍勝一籌）。富翁道：「經理王子實，怎麼這般不中用？他們要加小工資，他便接二連三道出一百個不字，他們待怎樣？再不然，查出幾個主使的女工，出條革條革退了這些窮女工，窮得狗肝都出經，這麼一辦，多分壓得服服帖帖，連屁都不敢亂放一個。」勉齋你看他信中還有什麼話？勉齋戰兢兢的答道：「東翁說的確是根本辦法。王經理實在太不更事，他信中也沒多說。單說『倘然拒絕了他們的請求，防他們罷工，要挾一東翁，這罷工兩個字，他們說罷了，料他們沒生這潑天大膽，說到這裏，猛聽得撲的一響，富翁下勁拍着書案道：『勉齋，這句話可被你道着了，他們要罷工，宛比吃了砒霜去毒，大蟲料想也沒有這般的笨人，便罷罷了。』我們開廠的，怕沒招女工，處招工，廣告沒有，乾做工的，早成羣結隊而來，要多少有多少，值得放在心上，只怕那些罷工的婦女，早餓得不耐煩，情願叩頭禮拜到廠主面前討碗飯吃。」富翁說一句，勉齋答應幾個字，富翁又道：「勉齋，你寫覆信，只叫他放大膽子，拒絕要求便是了。」勉齋一疊聲的是「字」又把「放大膽子」拒絕要求。」八個字寫在袖珍冊上，在這當兒，門役報有客到，富翁匆匆的到會客廳去了。勉齋方才透一透氣，伸一伸腰，在坐椅上挪進幾寸，舒舒服服的坐了，便照着富翁的意旨，把應覆的書信，一一覆了。料理完畢，富翁早已送過客，重到辦事室內，慌得勉齋直立起來，富翁點了一點頭，便即大模大樣，舒舒服服的坐了。勉齋也就小模小樣，伶伶仃仃的坐了。方才寫就的覆信，照例應請東翁過目。富翁閱信的當兒，自有小僮捧着長旱烟袋，在旁邊裝烟，一壁抽烟，一壁閱信，濃烟繚繞，把這面團團的富翁，氤氳得不分明。勉齋屏着氣，仰着面，呆瞧着富翁，無奈被這烟氣所蒙，不容易瞧見喜慍顏色。（可笑，亦復可憐。）富翁抽罷旱烟，把信擲在一邊，慢慢地說道：「照這麼

說法也好。勉齋才把屏住的一口氣吐了出來。富翁又道：「勉齋還有一樁事，須得與你商議。勉齋挺直了身體，忙問何事見諭。」富翁喝了一杯茶，慢慢地說道：「我家西席趙蔭谷，明年不蟬聯了這個消息，傳了出去，說也希奇，便有許多教書匠牽親帶眷尋門覓路，捧着八行書到我門上來投靠我。我又不開甚麼醋坊，大批的醋罐醋齏在我門前進進出出，滿屋子都沾染了酸氣，要我揀選別樣貨色，件件都是內行，惟有揀選這種酸溜溜的東西，非但外行還要加着一個瘟字，然而有一句捏門訣，兜上門的貨色，斷然不是好貨。方才上門求見的，又是一個子曰店裏失業朋友向我高拱手低作揖，咬文嚼字，歪纏了一會子，我可不耐煩，斬截鐵般的回絕了他。說這裏，并不延請什麼西賓，他才倒抽了一口氣，揩着鼻尖，蹣跚着脚步，快快的走了。勉齋你想可笑不可笑？列位，勉齋也是一個酸溜溜的東西，聽着富翁嘲笑酸黨，未免有些刺心，然而問他可笑不可笑，他却皮笑肉不笑的強笑了。一陣當翁道：「我向來只知道你是錦繡旋箕，方才聽你的議論，說女工罷工不成事實，這句話却說得玲瓏剔透，你不是錦繡炭簍，竟是琉璃蛋了。」勉齋得此褒獎，全身骨節輕鬆，臀部上都開了笑醫。（可是皮笑肉不笑。）忙說：「承獎承獎，不敢不敢。」富翁道：「明年孩子讀書的事，須得與你商議。你看怎麼樣好？」勉齋搔頭摸耳，了一會子，把那「怎麼樣好」四字車輪般的在肚腸裏打轉，驀然間思索有得，便恭恭敬敬的答道：「東翁依着門下的愚見，長公子現在京師大學校肄業，聲名鵲噪，德業駢臻。（是書記先生語。）二十多歲的人，居然在那最高等的學校裏讀書，難能可貴，欽佩莫名。（又是書記先生語。）次公子年齡雖幼，也是可造之才，明年既不請西賓，還是從早送到學校：：說到這裏，只見富翁握着拳頭，重重的在案上一拍，道：「咳（句）富翁一嘆，嚇得勉齋毛骨悚然。」

連珠般的放出許多是字富翁道方才稱你聰明你如今說出這般話却又笨極不堪怎配喚琉璃蛋簡直是混蛋了一聲混蛋勉齋雖照例答幾個是字畢竟羞惡之心人人所有是是的聲音帶着三分顫動（可笑亦復可憐）富翁氣憤憤的說道你還提起學校你還提起我家的大孩子說也可惱好好的孩子給學校裏教員們教壞了勉齋摸不着頭腦只有連連稱是富翁嘆了一口氣又道我家三代殷實只守着八字格言叫做「不殺貴人不成富翁」這八個字却是祖傳父傳我我當着兩個孩子也曾三令五申叫他們牢記祖訓便一輩子受用不盡不料大孩子在學校裏聽了窮教員的胡言亂語膽敢從北京寫信前來盈篇累幅強詞奪理竟批評這八字格言起來說什麼自私自利說什麼損人利己夾着什麼公德長公德短這公德二字我可不懂大約就是俗語所說「公修公德婆修婆德」的意思總而言之全無一句是處都是些混話罷了我看了信氣得發昏沒的養大了兒子倒排揜起老子來排揜老子還不夠却把三代相傳的祖訓說得分文不值這不是忤逆不孝大逆不道麼大孩子已這般執迷不悟怎敢再把小孩子送進學校這些洋學堂分明是個酒舖子（醋坊酒舖互相映襯）進去時清清醒醒出來時糊糊塗塗許多教員都是強人喝酒的傭保許多教科書都是迷人本性的狂藥我的小孩子一輩子不進酒舖子請一位舊法先生宛然一味醒酒湯（此語甚確蓋先生之味酸可以醒酒也）讀些四書五經比着迷人本性的教科書受用多咧（比着八字格言何如）講到延請西賓我既說過不好混充內行你比我內行得多便委託你代我延請按年束修同趙蔭谷一樣只要坐性好脾氣好書法好有這三好便可合格今天公事已畢你便早些回去我因信任你這事你可便宜行事勉齋聽得富翁信任他異

常感激待要爬到地上重重的磕幾個響頭畢竟這頭磕不磕編書的說沒有磕沒有磕勉齋終是斯文中人何至這般無恥倘然說他磕頭未免形容過分不過臨走時向着富翁作幾個加工的揖鞠幾個雙料的躬富翁笑道別鬧這虛套兒快快滾罷勉齋掉轉身軀得意揚揚的出門而去正是

一字之滾 榮於華衰 大綬勳章 嘉禾一等

第二回 大宗師趾高氣傲 小狗子手敏心靈

上回書中所說的富翁端的是誰這般盛氣難侵傲慢自足的態度雖是虧你筆下寫出然而世上的富翁未必都是這般模樣你不該一筆抹煞含混的說着富翁富翁也須分個涇清渭濁甲是乙非……列位這般責備卻是不錯就我生平所見的富翁也有好行其德的也有樂善不倦的也有脫離火氣粥粥若無能的也有敬禮賢才皇皇若不及的若像本書所說的富翁原是少數中的少數況且紙上文章都是空中樓閣眼前景物無非腦底烟雲古語道閉門造車出而合轍論不定世上果有這般人物與本書無心巧合然而道是他們的歷史自來湊合我的筆墨不是我的筆墨故意描寫他們的歷史若說富翁端的是誰編書的少不得要補敘一番但現在要寫這揚揚得意的勉齋百忙之中插不下許多閒筆却說勉齋的住宅是小小的前後四間平房門前貼着『東海徐第』的紅紙字條（原來勉齋姓徐）門楣本不甚高勉齋平日出入也不覺得甚麼這天回來便覺得門楣低了三寸（奇怪）一路挺着胸仰着面踏着八字步大搖大擺的踱進天井家中八歲兒童正在天井裏掘蚯蚓見着叫將起來道爹爹你仰着什麼莫非貓兒在屋面打架不成（絕倒）勉齋聽了暗自好笑便道小狗

子你媽媽呢。小狗子道：媽媽在後面切菜，說着便一跳一躍的奔將進去了。道：媽媽爹爹回來了。在這當兒，勉齋猶在一隻破藤椅裏，仰着屋樑滿肚皮打算，想到快活處，嘻嘻着嘴，格格地笑，冷不備有人拍着肩道：你真癡了一個兒。笑什麼？回來了多時，也該把出門的行頭換去，惜食有食，吃惜衣有衣穿，你只掙得一套新行頭，藤椅又破了，怕不擦壞你的衣服。勉齋被娘子提醒了，趕把新行頭盡行卸去，摺疊已畢，換着破袍子，趿着倒跟鞋，重行坐下。娘子道：你今天回來得恁般早。勉齋道：今天有一樁喜事報你知曉，你聽了也快活。娘子忙問什麼事。勉齋道：這喜事非同小可，你且猜一猜。娘子仰臉着，瞎子呆想一會，子便道：莫非加添了薪水呀？不對，不對，這劉剝皮是出名的畜鬼，一個鵝眼錢看得車輪般大，怎肯平白無事加添你的薪水？勉齋搖頭道：加薪不加薪還是小事，現在這樁喜事比着加薪還好。娘子啐道：活見你的鬼，比着加薪還好，難道他肯認你做老子不成？勉齋把頭點了一點，道：他雖沒有認我做老子，但是這般的抬舉我，比着做他的老子還體面。他今天請我到辦事室裏，讓我上了。他只在下面斜簽兒坐着，他說徐先生，你是我赤心忠膽的老友，我很仰仗你，很信託你，明年小孩子讀書要訪請一位明師，叫做『坐性好脾氣，好書法好』的三好先生，我可不在行，識不得好歹，這件事須得你徐先生替我幹。我便請你做一位考試西席的大宗師……娘子不通文墨，忙問道：他叫你做什麼？勉齋一壁兒把頭打個圈，一壁兒引長着聲調道：大宗師啊，大宗師（如聞其聲）娘子聽着，悶葫蘆似的，揣摸不出什麼意思。小狗子伸着兩隻骯髒手兒（照版上文搗蜥蜴事）猴到他老子身上，道：爹爹什麼大粽子，大粽子買給一隻我吃。（絕倒）勉齋把他推去，連送了兩個白眼罵道：大人在這裏說話，誰許你來插什麼嘴？小狗子討個沒趣，哇

的哭起來。兩隻泥手在眼圈上面亂揉揉得黑一塊白一塊的同開了花臉。一般娘子要緊聽勸齋講話。便在身邊摸出一個看囊銅元給小狗子到街上買糖吃把他遣去了。然後移過椅子在勸齋旁邊坐定了說道你休打這啞謎兒快快講給我聽勸齋高抬着頭（忽焉搖頭忽焉點頭忽焉把頭打圈忽焉高抬着頭可謂頭頭是道）大聲說道這大宗師非同小可就是從前考進秀才的學臺大人娘子又辟道青天白晝在這裏說夢話你不過是一個西貝秀才怎麼想做起學臺大人來勸齋向外面望了一望低聲說道甚麼西貝不西貝由得你亂喊這裏房屋又淺門前來往的又多拆穿了西洋鏡你便沒有飯吃須知我這秀才雖是戴牌的然而虧得是隔省人他們不知我的底細我自稱秀才他們也把秀才看待我現在又把我抬到九霄雲裏憑我的手裏考選西席先生這差使闊不濶這面子大不大那輩靠着『詩云』『子曰』混飯吃的窮酸餓醋都要到我徐大宗師門下來應考我看得上眼便叫他在劉剝皮家裏吃碗苜蓿羹飯我看不上眼由他們落第回家捧着黃瘦婆子號咷痛哭說到這裏不禁哈哈大笑起來娘子把嘴一痛道少要快活罷雀兒聾糠空歡喜開什麼窮心便算他請你考試西席也不過虛名兒好聽些到底沒有什麼好處到手快活他怎的勸齋笑道誰說沒好處好處正多咧娘子側着耳朵正待聽他說什麼好處冷不備一陣哭聲小狗子擎着一把鼻涕趕將進來娘子罵道小冤家你不去買糖又來做甚麼小狗子哭倒在娘身上嗚嗚咽咽地說道媽媽你哄騙我這個私板銅元賣糖的不要娘去笑道我真忘懷了這個銅元原是買物時剔退下來的我只放在身邊看囊賣糖的不要也就罷了我沒第二個銅元給你不得爲你要吃糖却把雪白的大洋去打碎了小狗子見娘不肯給錢便倒在地上打滾鼻涕眼

淚和那地上的灰塵攪做一團在這當兒鐺的一聲勉齋拋下一個銅元。小狗子伸手掏着便廳的立了起來。把銅元看了又相看了又看見不是私板方才歡天喜地的去了。娘子嘆口氣道：窮漢養了嬌兒叫化的養了畫眉兒人家越是要緊。這小冤家越來打攪畢竟你這件事怎樣的有許多好處。請你快快說了。省得這小冤家又來糾纏。勉齋道：有甚麼難懂。我與這輩窮酸餓鬼也沒甚深交。怎肯平白無端作成他們的館地。這其間自然要沾些油水。按月按節紅紙包裹的東西。自然有我的分兒。心很些四六分開。拆心善些便扣他兩成三成。也是大宗師應有的權利。方才回來時順便在巷口小茶寮裏露些風聲說劉官延請西席願就的須來與我接洽。這個所是教書匠的茶會。一得了消息便把我團團圍住。這個作揖那個打拱。這個說仰仗仰仗。那個說拜託拜託。我被他們擠昏了。便說今天沒有功夫。理會這樁事。諸位有事。明早八九點鐘到我家裏來接洽。吩咐已畢許多教書匠便兩旁站開。同官場站班般的口裏連連道着是字。我大模大樣跨出茶寮走了三五步。路他們是。是的聲音還沒斷絕。娘子聽着罵了一聲促狹鬼。便道你休形容過分了。你在劉剝皮家裏論不定也是這般模樣。（豈敢豈敢）卻在我的面前。由得你說嘴。你莫非自己形容了自己。（豈敢豈敢）勉齋撲嗤一笑道：彼一時此一時。現在做了學臺大人。只有人來趨奉我。難道我去趨奉人。娘子連連嚙嘴道：老娘生了眼睛不會見。做了學臺大人的親到茶舖子裏拉人去考試。這不是學臺大人簡直是野鷄大人。夫婦倆調侃的當兒。小狗子托着兩塊糖笑嘻嘻進來道：媽媽這個私板銅元給我。用去了。娘子道：呀。你倒比我還乖巧。我把這撈什子藏在袋裏。半個月沒有用去。怎麼你一用便用去了。小狗子坐在門檻上一壁兒吃糖。一壁兒刁嘴。欠舌般的講給老子娘聽。